



中国书籍文学馆
——微小说卷——

珠子的舞蹈

谢志强

著

雪山哨卡的小草
柳头的地图
我头顶那一盏灯
会唱歌的果实
女模肚里有条虫
享受错误
疯狂的旋转
陆地上的船长



NLIC2970914886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

中国书籍文学馆

—— 微小说卷 ——

珠子的舞蹈

谢志强



NLIC2970914886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珠子的舞蹈 / 谢志强著 . —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 , 2013.7

ISBN 978-7-5068-3542-8

I . ①珠… II . ①谢… III 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21753 号

珠子的舞蹈

谢志强 著

策划编辑 武 斌 陈 武

责任编辑 牛 超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封面设计 红十月设计室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 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开 本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200 千字

印 张 12
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3542-8
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总 序

记得日本当代小说家阿刀田高把微小说比喻为“有礼貌”的体裁。大致意思是，读一篇优秀的微小说，在没有花费多少时间的情况下，能让读者会心一笑，或别有感触，那这篇作品就很有礼貌了。如果你花费几天甚至个把星期，读一部庸俗的长篇，恐怕就难免会为时间的浪费而感到愤懑。

我很欣赏阿刀田高的话，在读过他的四册一套的《黑色回廊》后，更觉得他是一个“有礼貌”的天才微篇小说大师。

目前，微小说越来越受到读者的追捧，主要原因，就是一个“短”字。短，是微小说最大的优势和特色，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，欣赏到一篇有趣的文学作品，那种愉悦和欣喜，就像喝一杯雨前龙井新芽，而且用的也是龙井泉水，入口浓香，直透肺腑，回味悠长。

但是，老实说，我对现在的微小说现状，并不甚满意，从大趋势来讲，和二十多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发展，不仅形式上，就是创作技巧和思想深度方面，也鲜有突破，而且也看不出有突破的迹象。更让人忧虑的是，一些以微小说成名的作家，其作品不但迎合了报纸的需求和市场的需要，变得毫无个性和特质，还给后来者造成一种误读和假象，以为微小说就是这种模式，进而变得不思进取，不求创新，不求突破，追求的仅仅是一篇篇在各类晚报（生活类报纸）和故事类杂志的亮相，以篇数来自慰，以此在微小说界“擦亮”自

己的名字，成为微小说“大家”，然后再沾沾自喜地包装几本作品集，就可以游刃有余“混迹”江湖了。

我个人觉得，微小说是一种特殊的文体（尽管有人说，微小说不是小说，就像“白马非马”的理论一样）。所谓特殊，一来它要具有小说的特性，二来，在篇幅上有所限制。正是这种特殊的属性，才阻碍了微小说的发展。众所周知，微小说的主要园地，是各类报纸的副刊，而副刊是不愿意发表三千字以上小说作品的，怎么办？作家们只好削足适履，把作品压了再压，最后弄成干巴巴的小段子，或抖个包袱，或告诉一个蹩脚的“道理”，让人读后哭笑不得。可悲的是，大部分作者认为这就是微小说的“经典”，照模式进行“流水”作业。多年来，微小说，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

微小说市场之所以存在而且日益扩大，有许多大家心知肚明的原因，在此我不想多说。但作为微篇的小说写作者，如果一味地跟着市场转，以某篇作品作为高考试题或得个副刊的什么奖为荣，那就是悲剧了。以我接触这类副刊多年的经验，可以不客气地说，各种晚报副刊上的微小说，大都是不成熟的，或称不上是“小说”的，更谈不上福克纳所说的“我管什么读者。我引导读者”。一个好的微小说作家，他应该在遇到一个微小问题时，可以无限放大，可以敏锐地感觉到，头上被一片树叶砸中了，多年后，还会有疼痛感；而把文学意趣传递给读者的，也应该是这样的疼痛。疼痛才是经验。

鉴于此，我们推出了一套“中国书籍文学馆·微小说卷”，入选的作者，在中国微小说界都是颇有建树的名家，他们的作品，特色鲜明，个性突出，一直以来，都深受读者的喜爱。希望他们的作品，能够唤起广大读者对微小说的信心。

编者



第一辑·西部往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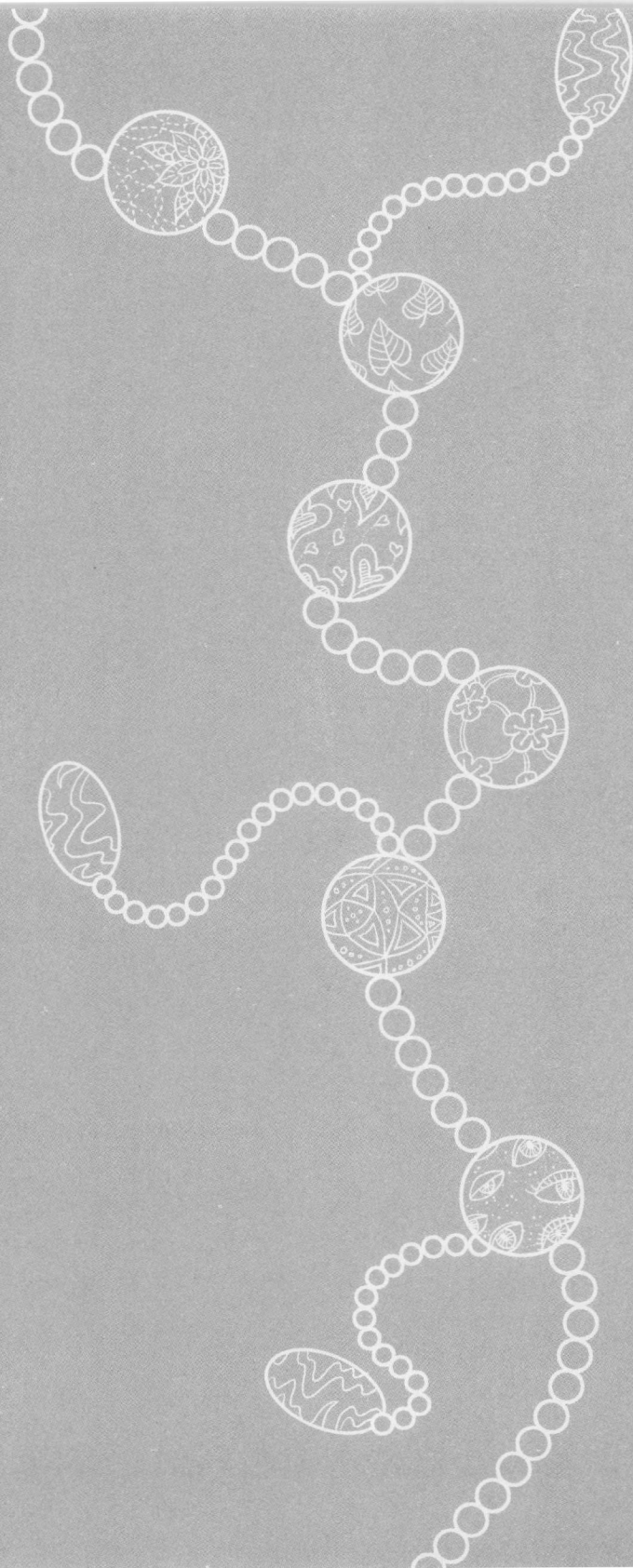
- 雪山哨卡的小草 / 003
鹅 / 006
赌 气 / 010
换 鞋 / 016
马尾掸子 / 020
戈壁花 / 024
一片白云 / 028
黄羊泉 / 031
铺 路 / 035
呼 唤 / 038
榔头的地图 / 041
讲 究 / 045
峡 谷 / 050
火狐事件 / 054
蜜 蜂 / 057
世界上最大的鸟巢 / 061
我头顶那一盏灯 / 065
大名鼎鼎的越狱犯哈雷 / 068
珠子的舞蹈 / 072
失 眼 / 076
会唱歌的果实 / 079
过冰达坂 / 083
左撇子 / 088
客 串 / 091
寻找那棵胡杨树 / 094

第二辑·江南奇遇

- 纪念一个孩子 / 099
启蒙教育 / 103
鼓掌的权力 / 108
女模肚里有条虫 / 112
桃花 / 116
提前草拟的悼词 / 119
会议生涯 / 123
消失 / 126
追踪老房子 / 129
泥土! 泥土 / 133
城市的鸟 / 136
享受错误 / 139
疯狂的旋转 / 142
杨梅 / 145
一夜 / 147
精神 / 151
疾病表演者 / 155
牵线木偶 / 160
留言条 / 162
被偷换的躯体 / 166
羚羊寻父 / 171
陆地上的船长 / 175
哭婆 / 178
一封家书 / 182



第一辑·西部往事



雪山哨卡的小草

战士李春林已在斯姆哈纳边防哨所驻守三个春天了。这个海拔3900米的“西陲第一哨”，是我国最西部的哨所，哨卡的战士是中国最后送走太阳的人。哨卡建在雪线以上，终年白雪皑皑。驻地没有一棵树，没有一株草。

李春林唯有靠记忆中家乡的一点绿色来抵消哨卡无边的白色。第三个年头的挂历早已悬挂在营房墙壁上边，立春过后就是雨水，随后是惊蛰，接着是春分，他记忆中的树和草正涌出绿意。清明，他在梦里去了爷爷的坟头，整个坟墓顿时绿了，似乎爷爷咳嗽了一声，醒了。第二天，他终于憋不住了。

李春林来到指导员杨亲锁面前，一肚子话，却像噎着那样。他咬住嘴唇，脸上凝固着哀求。他实在张不开口。

指导员问：“小李，有啥事？你说。”

李春林像姑娘一样羞得脸泛红，说：“指导员，我想请个假。”

指导员问：“请假？啥急事？”

他说：“下山。”



指导员问：“下山有啥事？”

他又咬咬嘴唇，不知怎地，眼睛盈满了泪花。

指导员问：“碰到啥难事了？你说。有啥不好说的？”

他用手背抹掉泪花，说：“指导员，我爹给我起的名字是春天的树林。我上山有三年了，连一根绿草也没见过。快到谷雨了，我只想下山看看发芽的小草。”

指导员立刻想起了什么，一拍脑袋，说：“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悄悄想呢。你稍等。”

李春林愣在那里。

不一会儿，指导员牵来一匹马，冲着营房里的李春林唤。

李春林应声出来，眼睛像阳光照耀着雪峰，又一次愣了，一脸傻乎乎的样子，嘴就咧出了笑。

指导员抚抚马鬃，指着马背上的干粮和草料，说：“你就骑马下山吧，代表我们哨卡的边防战士，看看山下发芽的小草。”

李春林振作起来，接过缰绳，敬了个标标准准的军礼，跃身上马。马儿踏着雪奔去，一路白雪飞溅。

太阳当空悬着，李春林渐渐闻到了草的气息，幽淡，却清新。不一会儿，一棵白杨树闯入了他的视野，他策马前去。到了树前，他迫不及待地跳下马，然后扑上去，紧紧搂住耸立的大白杨，像个受了莫大委屈的小孩，号啕大哭。

恰巧有赶着毛驴车的老人路过，走近前来问：“解放军，你有啥麻烦了？要我帮帮你吗？”

李春林止住了哭，先是自我介绍，说自己的名字是春天的树林，他终于接近了树，就像亲兄弟相逢。他说：“现在，我太高兴了。”

老人还是疑惑，手在空中一划，说：“那边，树多得很嘛，到处都是你的兄弟嘛。”

李春林笑了，指指遥远的雪山，还竖起了三根指头，说：“我在那上边当了三年兵，一点点绿色也没见过。”

老人乐了，说：“哦，你就是在高高雪山守护我们这低低的绿地呀。你到我的葡萄园去吧，那里也有发芽的小草呢。”

李春林牵着马，像沙漠中的旅人遇到泉水一样，一会儿趴到路边的草丛中，把脸埋进去；一会儿蹲到草丛中，抓一把嫩绿的草，塞进挎包里。

老人任凭毛驴慢悠悠地走。毛驴还趁机在路旁叼一撮草，边嚼边走。

习惯了高山雪原的马，时不时地打着响鼻，似乎一时享受不了绿洲的气息。

太阳西斜的时候，李春林告别老人，挎包里装了一包陈年的草籽。

原刊：《山花》2010年第10期

入选：《小说选刊》2010年第10期

《小小说选刊》2011年第23期

《2011中国年度小小说》

获奖：2011—2012年度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



鹅

我等到学生唱完一首歌后，就走上讲台，然后，全体学生起立，齐声说：“老师好！”

我说：“同学们好。”

我望着同学们端正地立着。想起春天我们植的树，在沙漠的边缘，一片小树一片沙枣树。我的目光落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，仿佛漏栽了一棵树苗。

然后，学生坐下；然后，我开始讲课。

学生翻书，肯定翻到的是我要讲的那篇课文，翻书的声音，像一阵风吹过树林，叶子哗啦哗啦响。然后，静下来，如同一阵风吹过去了。

于是，我听见教室的门外有什么响动，隐隐约约地响。我的目光落在最后一排的那张空课桌上，然后，我走下讲台，去打开门。

果然，刘彩霞立在门外，她已做出了受罚的姿态。低着头，齐耳短发，有点乱，可能来不及梳，或者，被风吹乱了。

一学生说：“喊报告。”

刘彩霞低声说：“报告。”

我说：“进来。”

另一个学生说：“罚站！迟到就罚站，屡教不改。”

这个词语造句，学生不约而同地放在刘彩霞的迟到上。

我说：“你先回座位。”

又一个学生说：“迟到上瘾了，不罚，革命群众坚决不答应。”

刘彩霞在一片呼声中走过，像挨过了批斗，坐到她那张课桌后。全班，都是两个学生一张课桌，没人愿意和她同桌，都说她身上有股怪气味，恶心。她的个头中等，但不得不安排她坐最后边。

我说：“注意力集中，现在开始上课。”

她的目光穿过前边同学身体之间的空隙寻找我的板书。下了课，我叫刘彩霞来办公室。我摘下她头发上的一根草屑，青青的草。她用脚在地上蹭，像要掘个洞，恨不得钻进去，只是不吭声。她频繁迟到，却不讲原因。

我说：“今天放学后，老师要去你家。”

她说：“老师，我们连队很远呢。”

傍晚，我走上通往刘彩霞所在连队的机耕路，路的一边是沙枣树林，一边是水稻地，风拂过一望无边的稻田，像泛着绿色的波浪。刘彩霞头发上的草屑，来自稻田吧？那是稗子草。她的衣服散发出清新但带点苦涩的草的气味，其中有苦苦菜的味道。

刘彩霞大概看见我了。她等候在院子门口，说：“老师好。”

我一进院子，就吓了一跳，一只鹅叼住我的裤腿。

她一声喝，说：“白雪，这是我的老师，你有眼无珠呀。”

有眼无珠是课文里的一个词语，她造过句：我们家的白雪有眼无珠。当时，我没弄明白，“白雪”是指一个人，还是动物？



我说：“这就是你造句里的角色呀。”

她提醒我：“老师，当心！”

我发现，院子里，简直像个动物园，鸡呀兔呀鹅呀，还有一只羊。地上有屎的痕迹，大概趁我来之前，她已清扫过了。

唯独没有养狗。我对狗有戒心，因为，有一回屁股挨了一口狗咬，不叫的狗更可怕。连队的家属院，各家各户几乎都养了一条狗。

我说：“没养狗吧？”

她说：“不用狗，有狗太热闹，鸡犬不宁。”

这个词语她也曾造过句。还是那个模式：我们家……

我的裤腿又被扯住了。又是鹅，不屈不挠。

她赶过来。鹅还是在几步远的地方冲着我昂起脖子做挑衅的姿态。

她说：“老师第一次来这儿，鹅总是欺生，它自不量力。”

又是造过句的词语。都运用到她这个院子里了。原来，这个院子里能造那么多句。

穿过喧闹的院子，我进了土坯屋子。床上躺着她的父亲——瘫痪了。而她的母亲已去世。她的父亲欲起身客气一下，却又坐不起。他说：“我这个大人，把这个小孩拖累住了，老师，让你操心了。”

一时间，我没话，我的语言遭遇这样的现实立刻贫乏了。我不断地点头，我不断地观察。

他咳嗽起来，像一口痰卡在喉咙，刘彩霞抬起父亲的脖子，又拍又抚父亲的背，然后，她倒了一杯水，慢慢给父亲喝。

他指指杯子。刘彩霞洗一个玻璃杯。

我说：“我不渴，不用倒了。”

又回到院子。那只鹅，脖子一伸一伸，

似乎不肯放过我。

刘彩霞说：“老师，这里都是食草动物。”

我说：“这只鹅挺能护院的嘛。”

刘彩霞说：“老师，你知道吗？鹅为什么不怕人？”

我看着这个小学六年级的女生，像大人，完全没有小女孩的天真（她在这个家连撒娇都不可能了），倒似她是个小老师进行提问。我像是回答不上来，说：“为什么不怕人？”

她说：“鹅的眼睛看人，把人缩小了，缩得比它自己还要小，它就以为自己伟大，所以，它不怕人。”

我说：“鹅的眼里，人就像小人国的小人了？怪不得鹅主动挑衅人呢。”

我们都笑了。我第一次看见刘彩霞笑，笑得回归到她的年龄。一个小女孩的笑。我难以想象，要是换个角度，自己仰视着鹅，像面对一个庞然大物，找个地方躲避。

第二天，刘彩霞差一点儿迟到，她有点气喘吁吁，一股田野的气息，好像风携带来了田野的气息。

我讲了刘彩霞的家庭情况。刘彩霞哭了。课堂里突然很静很静。

刘彩霞总是利用早晨上学途中，在田野里，在树林里，割了青草，或摘了沙枣，藏匿起来，放学后取回家。那以后，班里的同学，一个一个小组，分工，轮流，把青草或沙枣带到学校，交作业一样交给刘彩霞。

刘彩霞不再迟到了。而且，她的座位提到前边的第二排，有个同学提出跟她同桌。上课时，她的头，不用再左右来回移动寻找遮挡视线的空隙了。

原刊：《小说林》2012年第4期

入选：《小小说选刊》2012年第11期

《2012年中国年度小小说》



赌 气

四匹马拉一辆胶轮车，一前一后两辆。在沙漠里行了一天一夜，早晨，太阳给沙漠镀上了金色的辉煌。我惊喜地叫：“看，胡杨林？！”

老周睁开迷迷糊糊的眼，高高扬起鞭，在空中甩了三个响鞭，像放鞭炮，他说：“胡杨又扩大了一波。”

我是头一回进原始胡杨林。途中，老是兴奋地问。老周告诉我：“你看见过一棵孤独的胡杨树吗？”

“有胡杨树的地方，总是有一群（老周用“群”，我用“片”），而且，一群中总有一棵最大的胡杨树。原始胡杨林的中央就有一棵古老的胡杨树，大得可以在上边睡觉。”老周说。

我问老周：“你在上边睡过吗？”

老周说：“我可没本事靠近它，原始胡杨林到底有多大？大得能让人迷路，整个原始胡杨林，可能就是由那棵古老的胡杨树生成，谁也说不出它的年纪，它的气根钻出沙地，长成第一轮胡杨树，第一轮胡杨树的气根又长出第二轮胡杨树，这么一轮一轮，像丢了一